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一　集部

文憲集卷二

明　宋濂　撰

記凡三十章

觀心亭記

則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大明皇帝執符御歷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勑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甓為墉塗

以赭泥中寘黼座前闢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上親幸馬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沖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為朕記之俾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静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績咸熈否則天飛淵淪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内居常如亭中時則必與天為一祥刑敷政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詔旨輙稽古書而為之記别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遊琅琊山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宫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啟曰臣

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米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臯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牧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為畜養之場别鑿池飲馬

仍揭以傳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煙白草而已瀌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中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於酒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歷為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

側有時若亭瀌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過𨻳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頹彯兵後焚煉為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温是

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語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瀌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挑花洞又南有了頭山山之下有熈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熈寧初僧崇定獲佛舍

利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

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盖峰回

路轉九折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

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歷中刺史李幼卿與僧

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二生經處三門外

有觀奇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磚屋三楹間中施佛

像僧紹寧出逮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賛善孟

益秦王伴讀趙鑽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

瀌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彦良慦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學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氷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石為一方鎸勒其中自皇祐淳熈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隷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吴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

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破顔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歷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時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

尤勝今剞㨽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

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
被廓清海寓之所致邪非惟瀌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
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
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
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元史目録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
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

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録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

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濂臣王彛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壎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勅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

前代之史以為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真詔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録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

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為東越奥區號多佳山川黟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鳳凰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黄山又直西北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龢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沉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市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

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為闘爭之場官廬民舍焚爇無遺而學亦廢矣瀸煙荒照榛荆蔽途而狐兎或暮出衝人識者為之徬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歙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當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穢荒別畚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

峙正寢象厥正配黼坐在北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堿平密鞏欄楯翼遮術道直脩外為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别築論堂直齋以處諸師暨弟子員不啬不侈無譽彛憲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爼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咏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

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折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𧅅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師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歙之人士尚當專心

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令招徠懐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堨及良干范阮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葢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集賢大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鄮再遷于時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戚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

封渤國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
主留守曼濟台家教其子托克托及額森特穆爾元統
間托克托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説書事明宗於潛邸
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
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
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
院管勾承發架閣庫復陞長史階咸如故重記至元末
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

協賛之上念其功名至便殿錫以黄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歴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托克托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公前娶戚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渤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預鄉薦

後用御史薦舉為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博學而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諤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謐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弇曾孫女一申先公生於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於元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徳政鄉後呉山徐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褒叙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

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别録其副以藏於家庶幾後人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詩附

惟我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場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於時右丞李公實以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緩輯東土而折

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虜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忍持重務以為必拔之計搆飾寢守創建倉庫預建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即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

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闞公往即起乘之柰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鋭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泝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為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為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

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為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
潛縋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分諸
將為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叅軍胡君深復
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
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國何負於叛人虜
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
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
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

我邉疆古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刺以報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虜兵整圖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鋭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公膝公馬上運戟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讋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

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蹦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為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師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為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莫府上其功簿於朝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讖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

兵為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為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為之奔潰此所以為天下之雄也瀌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臨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為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為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内勁氣注於外但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焜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為不可

及吳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
邦人士之請為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
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
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
不是過君子服焉系之以詩曰
於赫皇王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奠以寧倬彼李公實遹
東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道宣皇靈德柔威制吳虜逞
虐登我叛臣屢起兵釁募来毒烝民亦既擣之化為埃塵

龍集鶉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犬之突合圍諸壁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衝斗閶咄哉狂虜天紀之干翅其若彀弸此勁翰廼飭將佐整厥堅胄斂厥琱戈礪厥金鏃我欲即發爾囷或沒禡纛於門載之以行叶卒旅言言旂幟翻翻蛟螭騰淵熊羆出山直薄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白如練吉徵開先何兵不勇左右列屯兩翼飛騫公將虎旅宅其中堅氣通脈聯勢如率然復戒多士虜衆我寡大刀長揮毋獲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為

赭虜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奮先星流飈旋閃閃莫定
觸之必顛虜實讋疑斯何為者莫非神兵自天而下震
慴相駭弓不能弛三軍縱擊其亂如雲混混沌沌紛紛
紜紜或斷其脅或斮其齦蠢彼有苗猶爾偵視山詆齊
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掀如風斯奔
如火斯燉融乾爤坤一鼓而殲凜焉雄呑讋猶鴐鵝衆
若雲翳孤隼横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勍豈多為貴人亦
有言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

夷昔兵始交毒霧蒙絡令敵既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甚昭灼奏凱而旋既歌且謡歌聲委蛇間以短簫祥飈獻娭嘉卉動揺耆耋驩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為公壽三軍戾止燕饗有容公拜稽首疏於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功皇情悦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匪琛伊闕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叅佐化權遂開丕基萬世其延惟皇神聖統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親賢如公綏我東

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徠不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賛咏鋪張維古之義史臣作歌鋪揚奮厲

故懐遠将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華善公墳記

公諱華善輝和爾氏世居高昌曽祖紐掄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特穆爾布哈中書左丞相父布達實哩中書平章政事皆襲王爵母額森呼圖克封王夫人公性警

敏能知時達變効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賫印綬自永昌率府屬詣轅門內附詔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公勝奉勅征甘肅命公移鎮西涼轉輸饋餉無乏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寧縣　闕

門外五里呂氏花園上遣使者祭奠恩禮優渥人皆以為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於

王家曁入國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哉因為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概納於墓以志其哀

恒山精舍記

恒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脩之所也精舍建於盱江恒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恒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盖伯昭之先家於陽曲其八世祖尚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敭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禋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

劾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幷奏京欺君僣上蠧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秬往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遂徙家焉至伯肦已更六世矣伯肦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𠢎充三筵楹礎䡴窗戸牖靚明伯昭飲水著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閒嘗出戸而望見夫林巒之蒼潤烟霞之卷舒晴容雨態之變移輒北向泫然流涕曰

嗚呼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恒山乎恒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巖阿川曲遺馨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恒山乎恒山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德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於是名其精舍曰恒山所以志也瀟竊聞之昔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於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按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

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於恒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恒山日游乎陽曲亦奚翅久居於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贍而文雄試藝巡闈嘗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文光燁然起於東南如長

虹貫天無遠弗覩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為人俊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異時立朝勁氣直辭必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䚡䚡於恒山濂亦知其能家家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蓋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謹於斯是則所以為伯昭者也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充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大澤

曰華川唐武德間甞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繡湖者即其地也子充之居直湖之隂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充之志乎古豈止此而已哉上自羣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𡨋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濂同受經於侍講黄先生之門也請為記書於舍壁濂雖稍長於子充視子充之辭鋒横厲百未能及一縱强顔欲記之將何以云耶雖然子充弱冠時濂見其文輙曰子充他日當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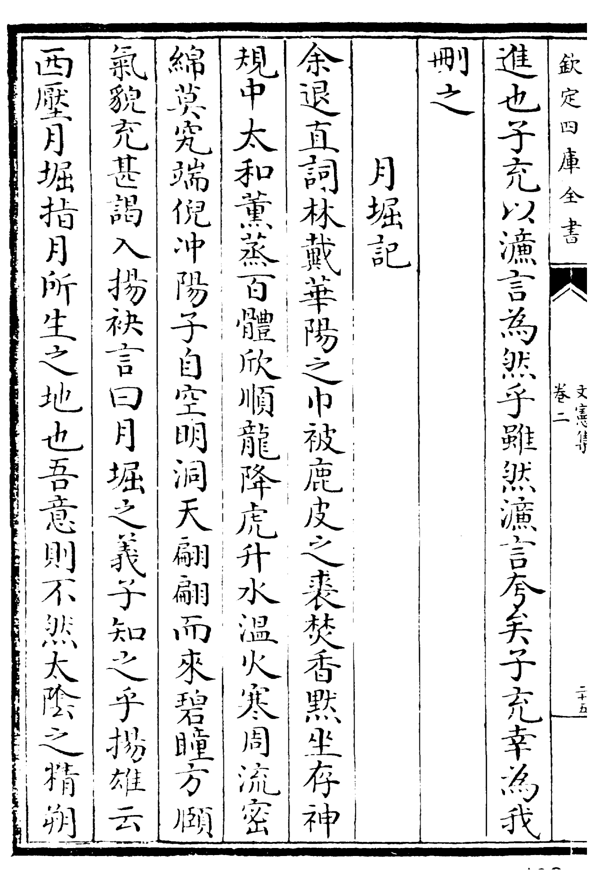
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濂為知言濂雖不文寧不為子充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味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

經國制樹彛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為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自殊管夷吾氏則以霸略為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辯說為文列禦寇氏則以黄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説則又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

圖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横之文孫武氏
呉起氏則又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獨荀況氏粗
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
足深知羣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文日以
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
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
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
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脩曾鞏蘇軾之

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捽之羣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説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唯羣聖人之文則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唯羣聖人

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彜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於古舍羣聖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充亦嘗聞之濂復取以為子充告者誠以子充將以文知名於世不可不以羣聖人之文為勉也濂家芙蓉山之陽距子充之居不二舍而近他日謁子充於湖之陰仰觀俯察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叅之以羣聖人之文則濂與子充各當有所



進也子充以濂言為然乎雖然濂言夸矣子充幸為我

删之

月堀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

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温火寒周流密

綿莫究端倪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顱

氣貌充甚謁入揖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

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

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
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
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
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搆精
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
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逍遥是謂三一之眞
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専溺於陰乎冲陽子
曰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兎畢月之烏取象表徵

指意甚微陽既合陰陰亦含陽茍舉其偏道則不張子何見之拘邪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玄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緜枝葉扶疎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始天光內朗蓋以無為而得無為而成孰火能為其候孰鼎能為其鑪孰藥能為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托物著於丹書顛倒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㶛瑤露初滴寂

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予之說為當矣沖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内外非粗不足以别精非外不足以形内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茍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論哉予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沖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沖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為姤是月窟也一陽之生其卦為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

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予惡能知之君當問諸庖犧沖陽子曰唯沖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為字台之黃巖人蓋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某日玄真遯叟金華宋濂記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奮傑於晨露夕月之中遇鮮風過之泠泠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恒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静庵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歛神功於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複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笙鏞間作經營蔨之林則郁烈酣潤清芬之襲人入

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噦嘔如此者不可以一二數苟獨指松而為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豈皆有繫於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静以緣起故動儻其性本動則寧有静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霆奔火烈喜色熈然如霧廓霞舒興哀則千人賁涕鼓勇則萬夫莫敵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縁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

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
然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植舍之北南明月之夜
白露初零黙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亟或
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
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
是矣嘗一滴之醎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
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為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
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

心者是也心無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凡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於此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妙之法隱居惡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季蘅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為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既告之故復為記其事如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為文其妙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民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譽字彦聲者有德於鄉又能與陸務觀父子游而其諸孫鼒東萊呂成公弟子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累官駕部郎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葢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上選曾試經義合格署通判於漳州將上以堂記屬予予頗聞縣之仁壽鄉在

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簪纓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諜不通非其族也嘗搆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鳩鳴其上占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於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於始搆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僂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刲羊刺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酣坐客擊案為節而歌之曰有歸者堂髙朋

之居蔚蔚紆紆曲橑而交疏惟德之符冥數懸應不爽乎錙銖繼有賡之者曰新居其遷茀禄其延族姓其聯演迤而芊緜於是州邑之間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居有不偶然者澤民因取書有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

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褆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爵禄之來當未艾也駕部翁豨豈得專美於前哉古者之云蓋出於禨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䶩疑為矯集其門者日益繽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絶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故凡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脆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

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惋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為善養矣淩江劉復初父及繼母俱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為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慎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

有所興起焉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魯瞻嘗奉諸父玄佐之命請記其所名復古堂者予以不文固辭而魯瞻請之益勤乃叩之曰子之所謂復古者以為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汙樽而抔飲茹毛而飲血子今有室廬罷用之美稻粱羊牛之饒決不能復之以為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裳衣以定其分鼎俎罍爵以稱其用門與屋漏以嚴其居

筵榻格几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乎今𤦎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以復之也然則子之復古者將何居魯贍咲曰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為尤著文懿公實泰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為故宅之基尚巋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烟凉草觸目悽然輒彈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柰何無述續徽猷者乎復

古之名蓋以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當為況思追紹於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屬是足尚已第不知復于古者果止於斯否乎曾瞻曰何謂也予曰文懿公之為人外謹懦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烟而為唐代名臣較之同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矣較於漢之留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

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於一家哉魯瞻曰先生之言侈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為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而不為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子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爾魯瞻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公之文孔子之繫於是乎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

行有恒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魯瞻父子夙夜究心於斯此則所謂真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己復古之功不亦大哉若曰沾沾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諸屋壁魯瞻毋以余言為誇而棄之玄佐名某以經學

教授於鄉言行有師法曾瞻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官正氣盖凛然云

敦睦堂記

台黄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遂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為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於盜嘗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為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羣從兄弟謀以為自斯堂之廢

久而不復則親義疎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
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
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睦其在
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
具既備又為井田以聯其心為鄉黨州閭以同其俗為
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
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婣睦之行
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隣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吊疾病患

難相賙卹如至親然脱有災禍非常之事狠虐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隣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隳人自為家鄉自為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遺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為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

古者乎若張氏之為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為純懿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它日東海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試記其堂以俟焉

棣華堂記

盱江黄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

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為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辯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既沒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藉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為屏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巋然老矣龐眉皓髮相欣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

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於是日具籩豆飲酒以為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悦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名公所作以親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

彖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㫖然而兵戈之際各攜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棄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繼不使跬步之睽違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為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章所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為尤有合乎常棣之詩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

室以棣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者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之年耳其於飭勵之益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堂之義誠可為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從為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為聲詩勒成簡編如唐之李乂華蕚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

子邕又以為何如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接蓋為讀書地也間來徵予記余聞仲孚清脩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沍之際衆芳揺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姸氷玉其葩一塵不緇仲孚嘆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已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

客有歌之者曰游氣冉冉兮將汙人曠獨處兮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玉為神驂青鸞兮服素裙望之不見兮隔河津青鳥不徠兮會無因仲孚從而賡之曰天風脩脩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徠兮佩珊珊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將擣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咲予家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間方滴露研硃入朝真洞點易聞仲孚之事不覺矍然而嘆曰我等其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

於相忘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皦如明鏡中懸萬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況假物之云哉況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扃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已仲孚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永思堂記

永之為言長也所謂永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為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庭為承勑郎謙慎而齊飭聲譽出薦紳間會瀌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羹焉或寢且息焉恒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轉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

三山乎抑精神流行於氣化中冥茫而莫之覩乎何為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頋為記之瀌曰不然也子之父固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顔色問衣燠寒而進退之長雛其側以悅之依依嫪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將無涯視五鼎萬鍾若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日愀然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鬰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得仁曰堪輿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

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為其執鞭一就寢則思為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為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瀟曰不然也人心苦不知足得隴且望蜀瀟也父母皆歿久矣其分當永思乎雖曰偏侍不獨愈於瀟乎為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為永思也已得仁

曰非此之謂也盡孝養母榮豈不知之奚俟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為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母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慊吾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瀌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為子陳之夫為孝子者不當為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罄厥忠不可溺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乎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涖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

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鞫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偽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遁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永

思之道也於予何如榮復泣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祇奉澸既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之語記諸堂壁

貞則堂記

貞則堂者傅君藻養母夫人之所也夫人姓樓氏故為鳥傷士族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生二子長曰擢次即藻又十有八年而寡夫人斷髮誓不食他姓家日單凍餒交攻當風雪淒迷青鐙夜織雞再號猶軋軋閣機

矜聲人弗能堪夫人裕如也越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
華川之南葬已先廬未備者補之持宿券責金者與之
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擢得推擇為吏藻從黃文獻公
游以文辭稱夫人素髮垂領日坐堂上含冲挹腴而享
壽養之樂時年蓋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青年能守貞
者非艱守於阽危中者為艱當夫人獨居室無儋石之
積皦皦自信如荆南之金色百煉而弗變非其賢過人
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

或不能二三宜其休聞流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上於朝廷以表其宅里爾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婺為呂成公講道之邦禮義脩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而人書詩至於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侵第處道之常偕老于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今謂如夫人者千不能二三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使處士君不蚤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栢之剛因凝霜而知名葢生於世

之變也計夫人之心豈樂負守貞之名哉以守貞名夫人已為不幸况又欲徼旌寵之榮乎旌寵朝廷之事也瀌也不敏與藻居同郡學同師嘗升斯堂而拜夫人藻指謂瀌曰吾子幸為我文之瀌不敢讓使瀌之文傳夫人大節其亦炳著於世矣乎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閭廬以為居稻粱以為食繒布以為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為治

此其故何哉茍無闔廬則風雨震盪矣茍無稻梁則道殣相望矣茍無縉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孝婦事二夫者為失節彛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歸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寳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為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

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譁曰今真死矣柰何莊損賓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儻無知而賓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

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為士大夫須髯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嗚呼栢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不啻聞空谷跫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賓生介吾友黄爕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賓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

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貧寓外家莊遺錢使營生産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内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

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横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歴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

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借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内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臯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攘摹擬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

於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菑畬之説其意以爲經訓足爲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爲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取退之經畬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旅邸徵文甚

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比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涵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予學

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粱一盂苜蓿一盤既適而且安
閒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
陌之游塵莫我之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於聲利之
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
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淨而無
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不
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
該其大無不并此其為清隱葢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

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
不翅一旦暮何為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虗不
縱不横非東非西纖如黍珠鴻包玄區火龍囷之而飛
啖水虎以之而生腴庶幾騰神紫府吹簫玄都此殆忘
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
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葢幾於知道者非歟其始也將
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末也又思長生
而度世縱予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偕

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偃立無風乃握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嶒峞有一儒生兮煉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㝠增紫霞仙人兮駕采鸞七星為衣兮芙蓉為冠鐵笛一聲烟漫漫擷靈芝兮下空山歌已二人者相視而咲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苓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鬱盤者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

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爲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爲名府君既占名數于縣日以力本爲務未幾家寖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㸚德子中之子文華倜儻尚奇行鄉先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爲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胄日滋遂成三大族亡慮千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稱于時而退脩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

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今為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祉以克至於今日有闔廬以禦風雨有絲枲膏粱以為之羞服而先祖妥靈之無其所不亦傎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留鎮琮侶四人即捐所居之廳事三楹闢以為之倡榮遂加以塈茨之功繚以垣墉列以龕櫝與夫祭饗百須之熫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並之以制屬君府

君之流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疏祭不敢用四仲唯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踀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堂下復會拜别室以叙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灑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為之主守祭田若干畮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蒸私之事此其大凢也始事於至正乙

已之冬而迄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蹌蹌觀者咸悅以為一邑之所未覩竣事復遣其孫愈來徵濂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畒則附見于石陰濂聞之先王制為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彝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殺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

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聚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厚長慮却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問其薦奠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為殆將媿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族之嗣人尚思是纘是承棟宇之必葺也毋使之震淩黍稷之必獲也毋使之穢荒牲牷之必腯也毋使

之癡蠢庶幾濾之文為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國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㲉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為巨浸號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呑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絶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元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為睦庵府君格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為承奉郎國

鈞其族寢大承奉府君於艾軒文節公光朝為諸父行
廼建義齋於東井命艾軒為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
遐邇生徒雲赴川臻惟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于天下
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
光其先祠舊在浣錦社蓋以睦庵為之宗睦庵三子長
曰諱錫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諱旃府君名追遠房次曰
諱遷府君名曰白沙房至今垂十三世二百人之多者
皆三房之後於是列為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

寸下設趺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板中起於大理之祖
考逮睦庵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
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輙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羣族相
率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世别各行之於家歲旦則展
謁舉序拜之禮若冠若婚宦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諱
遷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患祠之規制卑狹不足以
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共白於宗長伯濟而改圖之即
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蔽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

其啟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於皇明洪武庚戌冬十一月己酉羣族皆出泉布來助而曰曽愬曰寶曰天禧者為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卿之力也初睦庵在宋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二千畝有奇故烝嘗之禮視他族為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衡懼族散宗湮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濂丈以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降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

之不紊所以維持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迨乎後世經殘教弛湯焉而弗之謀曾未四三傳已藐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昔未能盡合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此瀘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瀘閩莆陽多名族衣冠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此見艾軒之教浹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泯泯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三房之嗣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為名進士云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瀹而右疏排険而道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

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葢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葢竹自名嵗者始嵗卒葬於華葢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於墓而未

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簒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禩晦庵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遷之知南劒州起蔡及其父陽江君配即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慝道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曰刑

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爼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爼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疎之族有貧富弱强之殊茍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正者今也立一祠於始遷祖之塋率族人以祭疎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强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為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為之則其為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之嗣

人祭於祠學於學而能脩其身睦其親者善為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他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為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間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弟多故

乃迎養於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顔白髮共坐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之歡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亡初姑未亡時妾子瓚始十三歲姑嘗撫瓚頂謂曰吾年耄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自金華遷浦陽妾與母從之來今妾母七十有五歲瓚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君奉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

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為像以
事之凡遇疏食菜羹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
來享也雖然此豈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
謂之曰昔之孝子有丁蘭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
不置乃刻木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婦能行
之亦可謂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公主
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
主之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思親豈不尤切於子

哉禮若可為則予為之也久矣專曰是固然矣世俗媚浮屠神者尚飾像奉之而况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心終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命工人刻像以遺之并録其問答之辭書於像龕之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將金華潛溪人

安道堂記

自昔真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秉畧為之鞭驅借叛迅掃六合

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為之謨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暬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能使然哉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傑壁壘之士翕然附從指顧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令杜君安道而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上之興持刀鑷侍左右未嘗暫違凡上征吳越略

淮楚攻齊魯汴蔡舟車所臨四五千里虜僞王斬驍將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策之算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為上所信任者二十二年由尚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内廷行步可數言語敬恭唯恐有絲毫過擢闕　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啟口而退故上每稱侍臣之忠謹者必以安道為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仕哉蓋有終其身沉於下位欲覲清光而不可得者縱得

近輦轂下有顧承一顧之恩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上而見稱許雖曰慎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既以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以識遭逢之盛夫稱天命以紀載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為之言

思遠樓記

盱江有湕湖周圍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景無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濵以詩禮為學至吾永

年人益稱其賢以薦者起家為吉水幕職遷海北塩課司白石倉副使未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鵬原駒皆號善繼大夫士恒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賫志以歿原鳳兄弟請於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也介前進士曾君仰來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鳳對曰不幸先人即世一念及茲精神遐漂無所戾止有時摳衣升高極目四顧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沒泫然流涕曰吾先

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焉斯思

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

又曰今人邈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古之人隕魄黄壚

泯然不可見其跡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頼遺言見於

書爾大則聖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

卷間神交冥漠有不知千載之為長一日之為短者孳

孳焉悃悃焉日致力於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

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

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小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顧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亹亹相續以至於無窮不可以數計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爽也惕惕然如履淵冰恐其行之弗執也惴惴

焉如馭六轡此無他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子言今得之矣頗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覩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為邇無難矣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倫

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而止若夫建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為原鳳賦咏者予則可畧也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蛇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隂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

乎後先東則逕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姸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淼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揷起湖濵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髙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稱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殽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

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驂鸞翳鳳招偓佺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伻來俾瀟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闔廬所在往往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翛然襲人君子每為之永慨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覲眺之際亦曰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

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脱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娱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脩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熈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内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愧者濂之學識繆悠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概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

貞公二十四世孫羣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逺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瀟蓋閒之丹厓先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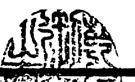
瑶芳樓記

瑶芳樓者常熟虞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瑶芳者何古桐琴之名子賢以重購得之閒一撫弄其聲翏翏然如出金石如聞鸞鳳鳴如與仙人劒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賢樂焉則以謂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駢之迎仙謂其泝

遐情也其失也誕張建封之燕子謂其興新懷也其失也靡韓建之齊雲謂其凌高清也其失也侈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瑶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清朗白月獨照神情遐冲夐出世外子賢援冠鶴氅自函道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久之演而為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熓有瑛矣五音繁會鏘然而鳴矣容有與子賢同志者從而賡之曰豔質兮非華陽卉兮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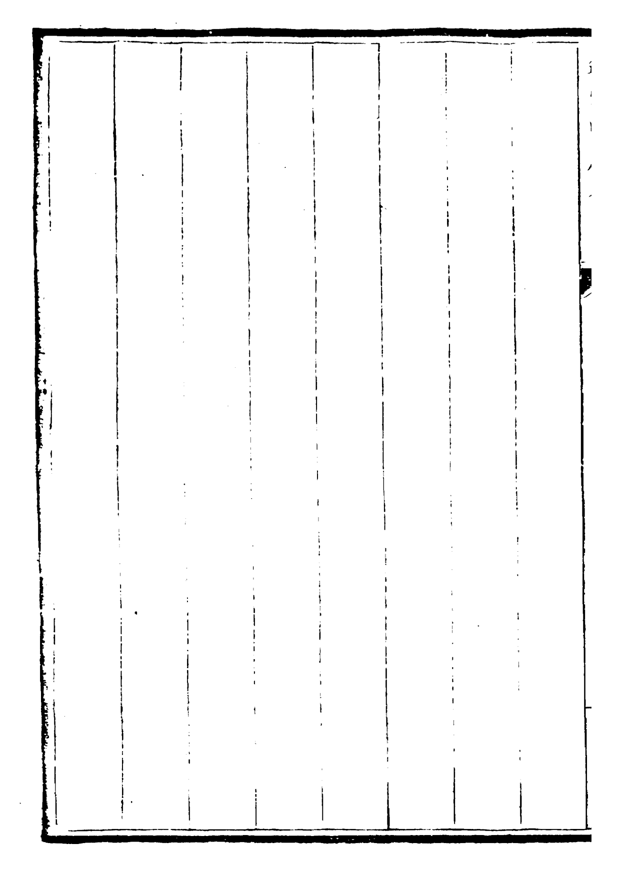
奢折秋馨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金華宋濂聞其事㫖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靡麗而為榮觀哉盖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歛以挐處陽明之居則其情暢以舒随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乎况夫宫角之相参羽徵之互奏禁其忿慾之邪宜以中龢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為無所助所以先生長者無故不去之盖有以也雖然君子盖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凡紛然而來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懸崖

邃壑或平墅曠林雖非層搆可以闔闢陽陰而清風徐來萬籟皆動曲澗流泉復助之為聲勢五音泠然愜心而溢耳太龢融浹内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樓之上矣此無他達人大觀無地不為樓無聲不為琴也苟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蹈道則未也有若子賢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濂敢以是説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絶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為人謂篤於士行而尤孝其親云



文憲集卷二

謹案第十二頁前二行旻濟台舊作馬扎兒台托克托舊作脫脫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並改後仿此　十九頁前四行華善舊作和賞今改　前六行輝和爾氏舊作畏兀氏紐掄舊作紐憐今改　前七行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布達實哩舊作不荅失里今並改後仿此　十九頁前八行額森呼圖克舊作也先忽都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　鱗